

□徐海林

“咚、咚、咚”，阵阵堂鼓，宛如头晚的炸雷，带来狂风暴雨。成群的鸟儿，在县衙上空盘旋，飞向湍河，像云、像雨、又像风，它们被惊飞的样子，像湍河奔腾的浪花。

一场暴雨过后，我在八月的清晨，看波涛汹涌的湍水，看湍水环抱着的内乡县衙。

随着鼓声，手持水棍的衙役鱼贯而出，分列大堂两侧，“升堂——”的呼喊声，要远远压过那鼓声。身着五品官服的高以永知县，稳稳坐定，手扶案桌，威严的目光直射堂前跪着的原告、被告，穿过堂前的中轴线、穿过千年时光……

内乡古称菊潭。县衙大门前，宣化坊耸立，“菊潭古治”四个大字，镌刻其上。两头威猛的石狮，分立左右。用来鸣冤的那面大鼓，静静地立在那里。迎面的照壁，怪兽张口舞爪，张着血盆大口，要吞吃天上的太阳。

“衙门八字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。身披历史的尘烟，令人望而生畏的内乡县衙，成了普通人的世界。这里的一砖一瓦，像书、像诗、像画，任岁月翻阅，渐露高贵、典雅，吸引着人们解读。

我跟随人流，踏进县衙，来寻找那位有口皆碑的知县大人——高以永。

“高知县，是好官，不好不滑也不贪；知民情，有担当，公平公正赛青天。”夸他的顺口溜，在内乡民间流传。

1631年，高以永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新丰村的一门望族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开启了为官生涯，任内乡知县。

他靠父母，不靠家业，唯靠自己，48岁得此官位，很踏实，很珍惜。皇恩浩荡，满怀抱负，他决心做一个好官，让百姓不受冤屈，过上好日子。

高以永轻车简从，走马上任。一踏进内乡，却满脸愕然：春播时节，岂能田野荒芜，渺无人烟？

一路劳顿，全然不顾。他没有走进衙内，而是走向一户户农家，走向广阔的田野，走向奔腾的湍河，登上城西的方山。

在农家，他看到，家家户户房屋破烂不堪，粮缸没粮，炕上没被，衣不遮体……

在田野，他看到，大片土地抛荒，没有一块像样的耕地、像样的庄稼……

在湍河，他看到，河床被侵蚀，河水泛滥，岸树歪歪斜斜，更不见鸟的踪影……

登上方山顶，俯视山城，遥望朝廷“恩赐”的这片土地，他思绪万千，万马奔腾，仰天长啸：“老天爷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内乡啊！”

“千里去做官，为的吃和穿。”这不是封建时代的戏言。但高以永使命在肩，唯有内乡的百姓，没有怨天尤人。

他马不停蹄，在乡下连跑了两三天，夜宿百姓之家，和农民们一起吃糠咽菜，看到了百姓疾苦，体会到啥叫可怜和艰难。

他不但看到了天灾，也体会到了人祸——驻扎在襄阳的杨永嘉部常借农时越境骚扰，且诱贫民子女离家为奴，如有逃脱，则捕杀亲属邻人。百姓苦不堪言。

回到县衙，高知县辗转反侧，忧心忡忡，深感责任重大，他在想：我们做官的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是老百姓供给的，老百姓就是衣食父母，要公平正，千万不能倚仗权势欺压百姓，重要的是要牢牢记住，你也是百姓中的一员，决不能把自己视为

百姓的父母官；得到一任官职，不能自视高贵，引以为荣耀，为了百姓，勇于担当，即使得罪了上司，丢掉了乌纱帽，也算不得是耻辱的事，不要说当个地方官没多大作用，要知道地方治理得好坏，百姓是否安居乐业，全靠地方父母官。

高以永越想越有责任，越想越有诗情。于是，他披衣下床，秉烛研墨，有感而发，写下了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道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；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莫以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”的楹联。

这一联，让他神清气爽；这一联，让衙门新风和畅；这一联，让大地万物升腾；这一联，让百姓有了指望。

高以永把此联悬挂在县衙三堂，他要时时告诫自己，也要时时告诫内官员，“莫以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”，不要欺压百姓，要以百姓为天，爱民如身；“勿道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”，要重视为百姓谋福利，看淡自己的荣辱得失、官职升降，多为地方造福，做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
恰次日，高知县接报，有两名士兵公然称将军令其来招人，遂果断下令抓捕，收缴了他们的枪械。南阳知府听说后，慑于将军之威，令高以永放人。高以永给知府大人讲了内乡百姓疾苦，坚持请知府上报按察司。最终，不但两名士兵受惩，而且他们的将军也被严厉治罪。

高知县以铁的手腕，精诚治理县域，震慑了犯罪，树立了威信，立了形象，内乡治安形势逐渐好转。岁月更替，如今连获全国平安先进县，各路客商，投资内乡，放心赚钱。看今天，内乡人总不忘历史的积淀。

触摸历史的印痕，高知县又在公开审案，头顶上方“明镜高悬”匾额高悬，身后“海水朝日图”波澜壮阔。游客们在观看着、感悟着，掌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。突然，湍河上空，云开日出，阳光直刺大堂，刺得“明镜高悬”“海水朝日图”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人间百折千回，高知县还是那个高知县，他威严而慈祥，高大而亲民。过去为百姓申冤，今朝为群众送欢。“一冤”“一欢”，都在历史的长河里，都在山山水水间。

二
八月的内乡县衙，愈加沧桑厚重，青瓦碧檐经一夜的滋润，阳光下更加鲜亮。

中轴线上，人群中走着一位长者，他领着孙子，和众多的家长、学生一样，趁暑假，逛县衙，一边放松，一边长见识。

“长大了，如果当官了，就学高知县。”“爷爷放心，一定不给咱家丢脸。”他们刚赶着时间点，看过知县审案，又折回到大门，再一步一步往里面观看。

内乡县衙，千年春秋，在此任职的知县有200多人，但家长和学学生最想看的，就是高知县。

微风拂拂，带来丝丝凉爽。高知县走下大堂，步子轻盈，和蔼可亲，与游客握手、合影，同欢乐。阳光洒满他的七彩官服，尽显光鲜。

亲民的眼力，让他径直走到那一老一少身边，寒暄过后，得知孩子父母在外，爷爷爱孙深切，就亲领参观。

“内乡是菊花的故乡，菊花品格高尚，到内乡不能不看菊花……这并，可神奇，打出来的水里，能看见菊花的影子。”在大堂右前方的菊花井旁，高以永给他们讲内乡和菊花的传奇故事。

内乡是药用菊花的发源地，菊花传承，高以永贡献卓著。当年，社会混乱，民生凋敝，土地荒芜，国家赋税，十不能完成一二。高以永一边下令，购买耕牛和种子，发放给农户，并深入田间，扶犁亲耕，做给百姓看，带着百姓干，垦荒种田，发展粮食生产，种菊、种桑、种麻、种枣、种粟等，增加百姓收入。菊花由此得以推广种植。

高知县回忆着过去，难以作为，却有所作为，兴奋之中，竟吟诵起自己当年写下的诗来：“菊花潭水菊花香，饮此能令人命长。今日经过须下拜，几年消受最难忘。”那晚，自然把这诗，记在笔记本上，也记在自己心中。

穿过戒石房，穿过大堂、穿过门房、穿过屏门，映入眼帘的琴治堂，仿佛奏响了古典的乐章。这里藏有高以永的梦想和追求。

琴治堂，原为思补堂，高以永在重建时，改为琴治堂。“鸣琴而治”，那是战国时单父县令宓子贱的思想，倡导简政简刑，宽厚为本，执政为民、勤政爱民。

琴治的实质，乃善治，无为而治。而高以永在任时奉法尽责，主动作为、勇于担当，致力让百姓乐享太平，实则是默默践行。

内乡县志有记载，他在任时，为乡试同考官，多人受到牵连，但高以永尽力承担责任，给了大批官员为民造福的机会。“弥数年，辟地四千余顷”。高以永仁政之下，内乡粮食丰盛，民获其利，蓄积有余，民风淳朴，安居乐业。内乡县衙再难听到鼓响，听到的只有乡野河边的欢笑和歌唱。

三
桂花浓郁、竹子伟岸、蜡梅傲长。三堂的院子里，它们见证着风花雪月，又遮挡着风风雨雨，守护着高以永当年写下的那副楹联。

一副楹联传天下，亲民爱民美名扬。这里有花香、有墨香、有气、有磁场，这是哲思的力量，

这是责任的力量，这更是担当的力量。

人们郑重走来，含着敬仰，脚步放慢，满怀崇敬，抬头仰望，有的在默默吟咏，有的在放声朗诵。学生们边朗读边抄写，抄写在本子上，融化在血液里，放飞在梦想里。

高以永怎么也想不到，当年他有感而发，写下了这副楹联，竟迎来了春风浩荡，活跃了菊乡大地，滋润出多情的山水，拔节出葱翠的诗行，生长出蓬勃的力量。

人们在注视着，莘莘学子在注视着，我在注视着。大家都融入其中。

如果把它分行排列，它分明就是一首诗。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诗也罢，联也罢，置入此地，一种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最美交响，就在耳旁，它让人陶醉，又让人沉静，让人淡然，又让人痴狂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
高以永在内乡9年，忠实践行这一思想。烈日当头，他奔走在乡村田野，了解民情，为解民忧，脸晒黑了，人累瘦了，“见着不知其为官也”。他为人心胸开阔，赋性宽仁，对属下、民众深仁厚泽，当时在河南全省知县中有一定影响，作为乡试同考官赴省城大梁，“市肆人指而美之以相示，曰‘今内乡之贤令高公也’。”清同治《内乡通考》评论说，“高以永，广开垦，除匪盗，其有造于内乡者甚大。”

多年来，在内乡官场，几乎人人都会背诵三堂楹联，这就是内乡从洼地崛起，领跑南阳的力量源泉。而高以永从内乡到安州，从安州至户部，永远铭记着自己的心声，自始至终，勤于政事，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，清苦过人，从不带家人到自己任职地。离任时，仅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书随自己一起。死后也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，连灵柩都不能运回，靠亲故周济，才得以归葬。其子过内乡，“其民攀留而不忍舍道，相别泣下湿襟”。

时代变迁，精神永存。2013年1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任在山东菏泽考察，给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座谈，念了此联。他说，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。封建时代官吏尚且有这样的认识，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。

一副楹联，道尽为官之道，不但启迪着内乡人，而且传遍大江南北。如若高以永知县此时回来，看到这么多人在吟诵、在思考、在践行，一定会受宠若惊，胸怀激荡。

四
穿过竹林，越过花丛，曲径通幽处，便是县衙后花园。如今的后花园，不再神秘，尽管比当年小得多，但能容得下天南地北的来人。

后花园有座小山，是高以永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地方。此时，他正一步一步向山上登去，尽管年岁已老，但仍精神矍铄。

斜阳照在山上，照着一草一木，照着高以永的风采，照着湍河两岸，也照着整个古城。此时，这里的一切，仿佛都是金色的了。

当年在这里，他可是想看哪儿，就一定能看到哪儿，但不知今天，他还能不能看到他想看的地方？高以永在山头站立，捻了捻长长的胡须，气定神闲，仍像当年，在眺望着。微风吹动着他的长衫，他像一把火炬，在熊熊燃烧。

他的目光，掠过西城，掠过方山，停留在九峰山上：当年怎么也撬不动的石头山，如今咋就变成了层层梯田，变成了菊花的海洋？

他的目光，掠过湍河，掠过默河，停留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：当年扶犁亲耕的地方，如今竟没了往日的模样，咋变成了现代农业示范区？

他的目光，掠过一个个村庄，掠过一个个集镇，停留在湍河上游的山梁：当年没来得及开垦的地方，咋就长出这么大的“绿色银行”？

他的目光，掠过一座座桥梁，掠过一条条公路，停留在东大岗：当年第一次垦荒的地方，咋能长出一片又一片的现代厂房？

他在扫视着，眺望着，他看到了长大的古城，看到了长高的楼房，看到了一条条铁路、高速公路，看到了琴冶公园、湍河游览区和一处处城市游园，看到市民们在载歌载舞、书声琅琅……

内乡变了，变得高知县有些认不得了！高以永爱内乡情真意切。他忘不了，康熙二十年（公元1681年），他因公犯错，将降调处分，是内乡百姓奔走呼吁，才得以留任，多了6年为内乡百姓造福的机会。

带着庄重与风雅，带着眷恋与遗憾，9年后，高以永由内乡升任安州知州。9年，创清代知县在内乡任期之最，但内乡人民，不觉得长，仍不愿让他离开。悄悄离别时，“百姓扳道挽留”，更有许多百姓，送了100多里地。

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”内乡人铭记着这位父母官，把他的一切留在菊潭大地，包括他的气节、他的风骨、他的诗情。人们在衙门仪门前，为他立“德政”“去思”二碑。每年打春之日，“扶犁春耕”，以示纪念。就连内乡的中小学生，如今都在诵读三堂楹联，都会讲其中含义。他留下的精神财富，仍在延续。

湍河水，从老北山喷薄而出，荡漾着一砖一瓦的沧桑；菊花、桂花、月季花、石榴花，在自己的季节开放，沁润着这座现代古城。高以永仍在那里眺望，他像一个巨人，是一座丰碑，令内乡人，仰望不停。



成长路上何汝锋摄

百姓纪事

秋意浓

□孙勇

薅野菜

虽然事先没有规划，却形成东西两条薅野菜路线。

东线是一条正在修建的大马路，大马路两边是没有被推土机推倒的，高出地面的马路的边沿。这两条土垄上，散落着家常野菜马齿苋。

之所以称为薅，是因为我没有利用任何辅助工具，纯手工拔或拽。

马齿苋零零星星匍匐在干得有点发白的土垄上，偶尔有一两棵从干水坑里爬出来，横向生长的马齿苋，不小心会铲掉举着鳞片般的小泥瓦。

处暑刚过，微风还不知秋意。

估计大马路两边的土垄，也是不久前产生的，要这么些马齿苋，怎会这般小巧玲珑。虽然它的叶片肥厚富有弹性，但毕竟秋天来了，再怎么生长，也敌不过盛夏时枝叶疯狂，四处蔓延。然而，就是这样小巧的体格，犹如书法家浓墨重彩的一个运笔，遒劲的枝条上飞翔出同样劲爆的马齿苋叶片。

我没有连根薅起，而是轻轻地，一根枝条一根枝条，从马齿苋身上，拽下它清一色的“裙子”。这样薅野菜，等于现场择叶，回到家里，不用再次打理，可以直接倒进盆里清洗。

一群绵羊拥挤着从马路上走过，一群奶牛也从马路上走过，这些绵羊和奶牛，连看都不看马齿苋一眼，直接领着“羊信”“牛信”向着连霍高速公路下的树林走去。

一群看上去年龄不小的女人，骑着电动车，拖家带口，从我身旁慢慢地驶过；一群少年空手徒步，说说笑笑，从我身旁走过。这些女人和孩子，这些少年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和马齿苋的存在，我和他们，似乎不是一个时空里的事物，他们对我马齿苋的熟视无睹，让我，可能包括马齿苋，感到有些尴尬和失落。

我提着满满一塑料袋嫩叶翠枝的马齿苋，转过身去，眼前，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青纱帐。

西线是种植着花草树木的史公河

河岸，花草的间距，已经被勤劳善良的村民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一场秋雨过后，河岸的泥土，红得似乎要走动起来。

我手里仍旧提着一个塑料袋，这个塑料袋，是我从超市买菜时使用过的橙色塑料袋。橙色的塑料袋跟随着我的脚步，在绿树花草间前后荡漾，犹如热带雨林中某棵大树会行走的种子。

我要薅的野菜，它的名字我不知道，只是看到有村民在薅，我也俯下身，跟着薅。我一边薅一边向村民请教制作方法，薅着薅着，突然发现，住上高楼大厦，还种着庄稼的村民，怎么也喜欢上了树林间被野风锤打撕扯过的野菜了呢？

后来，从小说家李汤波那里得知，我薅的这种叶边带刺的野菜，叫花叶滇苦菜。怪不得，连吃了很久的村民也叫不上它的名字呢！它不像油菜的叶片质感硬实，也不像蒲公英的叶片有些松散，花叶滇苦菜的叶片，集中在菜心，脆生生向天空张开怀抱。

雨后的花草树木，悬挂着晶莹透亮的露水，花叶滇苦菜上也缀满珍珠。当我用手薅它时，本来想只薅它的叶片，由于土壤松软，很多时候，总是连根薅起。我有点自责起来，担心村民再吃不上这大自然赐予人们的天然美食。

想起厨房里，由于野菜的参与，从超市购买的豆角和白菜，有的已经偷偷长出灰毛，更加感受到，野菜，已经离不开村民的视线了。

不知道啥时候，天空又落下雨点，也不知道啥时候，薅野菜的村民已经离开河岸。

我站在小雨中，昂着头，闭上眼，听雨点敲打树叶的声音。

这时，耳边传来一阵薅草一样的鼓噪声，原来那是几个称呼我爷爷的年轻人，应该是又钓出了一条不小的鱼呢！

偷西瓜

偷西瓜的起因，缘于薅野菜。

那天，我顺着田埂一直向前走，走着走着，就走进了一片桃树林。

当然，是马齿苋的引领。这片桃树林的所在地，就是800多年前，“靖康”时期，完颜宗望、完颜宗翰安营扎寨的地方，宋徽宗曾在这里挥笔写下过“耻辱”书。

地头的桃树林间，被墨绿色的花生秧侵占。这些观赏桃树林，它的果实对村民来说，已经没有了收获的意义。我向桃树林深处走去，桃树的枝干一条一条，放学后牵手同行的学生，阻挡住了我的脚步。我没有被稠密的桃树枝挡住，挤入桃树林。

真是柳暗花明，阳光灿烂的桃树林间，已经逐渐变黄的瓜秧上，三三两两的小西瓜，在桃林间打滚。对于这时口渴缺水的我来说，真是沙漠里遇上了绿洲。

西瓜不大，我挑选出一个，举起来。也顾不上当时的造型是啥样子了，直接把半个西瓜横扣在脸上，牙齿拱着瓜瓤，那酸爽，就像多日的雾霾天，突然在树林里看见没有杂质薄如蝉翼的阳光。

一阵疯狂的啃食，估计连爱美容的女士，也不如我今天的表现了。

稍事休息，我把野菜全部倒在地上，在并不丰富的西瓜秧间，寻找出三两个“有点意思”的西瓜装进塑料袋，把野菜放在西瓜上，顺着桃树林的间隙前行。快要走出桃树林时，我在右瞅瞅左瞧瞧田间的一条土路，确定没有村民来往，平复一下有点紧张的心情，迈开大步，背着原路，走上下田地干活的大路，大大方方地回到了社区。

西瓜除了外皮，一点儿也不浪费。我用小勺把瓜瓤刮食得干干净净，吐出来的瓜子摊放在阳台上晾晒，把瓜子皮、切段，作料里专门配上豆瓣酱，大火爆炒，一盘美食就端到了餐桌

上。饱嘴里，还带着偷瓜时的那份担惊和紧张哩！

真是一朝得手，一世念想。我又走进了桃树林间的那片西瓜地，正想弯腰搜索成熟的西瓜，突然发现有个草帽在林间晃动。我顿时打了个激灵。仔细瞅瞅，原来是桃树林的主人，正在林间除草。

我赶紧猫腰躲避，稍作心情调整，感觉桃树林的主人并没有发现我，我干脆钻进另一行桃树，只不过此行桃树间隙的西瓜秧更少，西瓜结得也很少。

管他呢，先吃一个再说。吃着吃着，竟然想起小时候偷西瓜的事情来：“老黄狗，往里走。”听到这句话，说明没有被看瓜人发现，可以顺着高粱地继续向西瓜地前进。“老黄牛，别回头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小伙伴的精神就都紧张起来，啥都不说，赶紧往回走。想到这些的时候，轻微的笑声，差点把西瓜瓤吐出来。起身瞄了一眼，确定没有被西瓜的主人发现，赶紧摘了几个西瓜，悄悄地溜出桃树林。

又是一个下雨天，闲着没事儿，正想着那片西瓜地，突然接到老同学刘小三的电话，说雨不大，叫我去地里采摘些红薯叶茎。来到红薯地，发现最里头与鱼塘接壤处的铁丝网隔上，爬满了西瓜秧，我把红薯叶茎交给同学，向西瓜秧走去。哇！哇！几斤重的大西瓜吊在半空，使劲把铁丝网往下拽。我小声叫同学一起，迅速拧下几个大西瓜，红薯叶茎也不摘了，刘小三骑上电动车，我们一溜烟儿跑回家。

后来听同学说，西瓜是另一个同学的弟弟家种的，说即便逮着了，也不会有事。

听到这话，我哈哈大笑起来，同学问缘由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像个孩子似的偷瓜。”

说完，我俩都笑出了两眼泪花。

文史漫笔

在内乡县衙寻找那位官人

甲辰初秋
徐法东

子萬顆秋一粒春種

书法 徐法东